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二十八卷

東莞陳建輯西湖高汝栻訂

高汝栻校

癸酉正德八年春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  
勦盜賊。江西姚源洞賊作亂。擢右叅政吳廷舉往撫  
之。爲賊所留。劫以威不爲動。每日賊內賦詩章以自遣  
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議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賄  
之。使執其首。因敗以爲功焉。廷舉廣西蒼梧人。剛介有  
爲。先爲廣東叅議。劾奏太監觸怒劉瑾。逮係詔獄。枷號  
垂死。瑾死宥歸。江西官軍進討姚源賊。賊衆散走。緝

正德間  
中興盜  
賊兵平  
盜用前  
平江前

中無兵而  
京十三  
之兵無  
一足恃焉

州、衢州等處時華林、瑪瑙賊皆平，移師姚源，賊聞殺兵，至頗懼，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款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滅絕，取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寨奔突，四出踰饒越信，衝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

五月達賊入掠大同、渾源、靈丘、繁峙等處。

瓊山西太  
原人

六月擢戶部右侍郎王瓊爲戶部尚書。○江西姚源賊走徽衢者，皆爲官軍所擒，戮總制陳金等，奏立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召邊將江彬等入京師，彬蔚州衛指揮，倖羅幹，有機械嘗貸衛人劉老銀，久抵

孝廉二字  
惟茂烈骨  
之無愧色

負劉實亡賴。後彬騎過劉門。劉過立街中。彬下騎與揖。  
令僕牽騎與劉。且謝曰。以此僕息錢。遂步歸。甚以爲愧。  
後隨遊擊許泰討趙燒諸賊。爲賊矢貫左耳。僅能取箭。  
不能取鏃。尋有職京管值武皇閱武小教場。唱名及彬。  
問彬鏃貫耳。故彬對以其由。上呼至御座前。親爲取  
鏃。應手出。且曰。汝宜侍我。因重賂錢。寧引入豹房。彬曉  
勇狡險狠。忍不可測。復機警善。趣人意。侍上左右時。  
出奸謀。盡惑上心。陞左都督。賜國姓。爲義兒。○賜終  
養御史陳茂烈。月米辭不允。茂烈尋卒。詔表其坊曰。孝  
廉。○立皇莊五處。曰昌平州樓子村。皇莊曰靜海縣衛。

河兩岸。皇莊曰。青縣。孫兒莊。皇莊曰。安州騎馬廟。皇莊曰。清苑縣閭莊社皇莊。○以養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寧本內臣家人。錢寧有寵於上。賜以國姓。時寧不知何方人。少孤。中貴人錢能家爲養子。遂冒姓錢。生而警敏。巧媚異。兒能頗嬖之時。鎮滇。勢以往。俾主侍。應賓客而鎮守。備盧洪者。出入能門下。顧兒異其相。因大贈遺金帛。曰。尚富貴。無相忘。寧聽謝曰。君侯幸厚。奴既爾。何愧之也。洪曰。不也。若不見衛將軍者。幾乎寧日。以重錢氏。而會中貴人。能成推恩家人。寧得受錦衣百戶。上時從諸中貴人。徵段縱射游獵。自稱朱壽。若張

公子事者。寧始緣馬。永成見。上於豹房。爲程梨走馬。手搏諸戲。上大悅。絕愛幸之。賜國姓。命爲義子。俄進。拈揮使。領衛事。諸詔獄緹騎刺姦。悉隸屬焉。凡所從幸。南海西苑網魚。兔射狐豕。手猛獸出。上谷西之雲中。穿寒直抵延綏。徑虜庭而後歸。寧又進錢永安。亦賜姓。官至右都督。寧遷爲左都督使。事如故。遂大煽歎威澤。所願指諸司。毋不惴惴。承奉恐後。而或意間向背者。輒取中旨行之。而盧洪亦用寧力。進參將。鎮金齒。嘗故勸殺平人。二假其屐。及奪民居。財產萬計。事發。寧以屬御史。唐龍龍不承。抵洪罪。寧憾之甚。未有以中也。寧故隸中。

貴人進平、中貴人則易之寧見陽爲恭謹叩頭稱大罪。  
上嘗怒中貴人張永欲殺之。皇太后爲請不能得。

賓客居間屬寧寧曰吾力能得之。願諸公居常何魚肉  
我耳。乃婉轉爲上解永果免。中貴人則改事事寧矣。

甲戌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  
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  
謂不宜創梵宇於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於禁地。其  
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皆宜剴切時不能行。

禁中佛堂釋殿果朝未有至正德中近習張銳張雄  
錢寧等並導上建佛殿自梵宇引眷僧出入禁中

上始微行。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賊麻六兒等悉

齊中始  
欲去大  
故事

平之澤爲總制，號令嚴明，賞罰公信。先平劇賊麻六兒、喻思倖，次征內江路松祥處，討崇慶州范藻羣盜，悉平。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太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爲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

三月廷試，賜唐皋、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宸濠貪殘，僭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先是天順間，寧府以裁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屯田護衛，復革罷。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完爲兵部尚書，宸濠喜曰：「全卿爲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



全卿完字也。遂遺完書與謀，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於上，近習張悅、張寧、錢寧輩及內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之婿司鉞，以通於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爲良之賢矣。良之賢字也。及是乞復護衛，輦載金器銀寶藏於臧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於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盛明以疏下。

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傳到閣。諸公不敢動勞。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管業寧王既復護衛。益橫驕。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不聽。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先是請復寧王護衛。出諸近幸意。票旨出於楊廷和。宏以讀卷不預知。既而旨出。宏言。納重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爲宏嫉之。乃共謀潛宏於上。勅令致仕。○命

送近何在

典誥勅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官多則民

擬十半九

牧自古飛

之甘肅既

有巡撫有

總置又有

巡界釘爲

光哉

八月北虜入寇大同宣府等處。八月朔日有食之。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畧哈密。先是土魯番王速檀滿速兒既遣人者。他只丁占守哈密。尋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池全印在我。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巡撫甘肅都御史趙鑑以土魯番書聞。乞照先年差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畧時彭澤在四川征盜。適平兵部。遂奏差澤往總督經畧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命澤徵召三邊人馬。外邊番夷內逐達賊。仍勅諭速檀滿速兒并人者。他只丁令

彭澤亦無  
奇謀伐賊  
而蘇以利  
陳夫利陳  
祇一分守  
皆任之衣  
悉勅命之  
危不然

其獻還哈密城印將忠順王拜牙即送回本城居守時  
給事中王江御史張麟各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棋  
者局無二帥甘肅諸路既有郡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  
總督不聽澤至甘肅召集兵馬適土魯番寇赤斤苦峪  
諸處殺掠甚慘復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以  
爲番夷可以利啗遣通事火信馬馴齎段幣二千銀酒  
器一副同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往土魯番贖取哈密  
城印○江西北布政使鄭岳坐事爲民提學副使李慶  
陽落職閒住時寧王宸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爲按察  
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怨恨劉瑾誅慶陽復起用宸濠

全同一代  
異才異狀  
凌軼重霄  
情乎無異  
理以養心  
與附大像  
惜哉

以夢陽有文名慕之每以求托諒文交體焉既而夢陽  
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訐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  
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通謀宸濠遂執岳跟  
隨門子拷掠逼供無名賊私若干奏差大理卿燕忠勸  
問岳因爲民憂陽以士行有虧冠帶閑住後宸濠誅夢  
陽以交通繫獄禁錮終身

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時給事中王君昂以選法不公劾之章下議貶諸君  
昂一清持之上章自劾而保罷昂不聽詔諸君昂休  
寧繫丞君昂不避權貴揚公  
能受善納諫天下兩賢也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

亂世而政

後之當事者勿輕議

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弘治以前沿邊糧餉告絕其故由於掌錢穀者以糧草改徵折色往往恣意挪移侵扣遂致倉場空虛一遇有警卽請發內帑此可憂之大者今惟照舊徵解折色以備不虞粒芻既足氣自百倍矣

乙亥正德十年春大學士楊廷和丁憂去位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漢相俱由郡守宋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閭閻之疾苦與人情之練達也我朝若薛瑄入閣由御史李賢入閣由主事皆爲一時名臣今楊一清不由巡撫入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通變者也

四月調兵部尚書陸完爲吏部尚書○調戶部尚書王瓊爲兵部尚書○慶陽伯夏儒卒

國朝禮遇戚氏雖極貴寵而例不治事有踰節病民未始不裁抑志故九姻建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

法制雖善  
而備守有  
度則存乎  
其人

此舉大夫  
天朝之重  
體况於靈  
召麟城印  
終不可得  
乎存欲謂  
以諸夏而  
親戎狄政  
金贈之舉  
首領居下  
其策難施  
君子不能  
無嘆矣

其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親榮被寵封列於五等然  
能循禮畏法于姓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為驕縱門  
庭肅然不  
失為賢矣

閏四月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  
先是澤於二月初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段幣往土魯番  
取贖城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休致奉旨  
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  
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首長尚爾驕縱哈密之城印  
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  
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觀時陸完猶在兵部  
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檀滿速兒王畏威悔

古之良吏  
久任漢之  
漢世爲吏  
者不長子  
孫子今官  
吏教遷者  
終家廷有

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撫等官各加恩典  
遂取澤回京。上好養畫眉每日遣使至光祿索子  
鷲頭數十作畫眉食光祿寺少卿楊瑋言今天下民窮  
財盡何處討許多子鷲頭大加裁損。上怒命中涓詰  
責令瑋自來回詔瑋穿白布裙跪午門外遂傳旨降二  
級謫瀘州知州。戶科給事中黃重上言邇來法制屢  
變天下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久往往陞擢其間又因  
別項事故去往不常夫久於其職賢者責其成功不肖  
者難以掩其罪狀令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未久  
何由積事程功况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費出小



小江有  
二湖法甚  
者迎權亦  
獨夫  
此兩之所  
未見

民緣絕簿書弊生奸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地方不寧  
民生不安皆曰於時不能行○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僵  
立風色甚寒凍結爲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  
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保全○秋北虜  
大入固原平涼等處殺掠而去○浙江左布政使方良  
永劾奏朱寧鬻鈔害人尋乞致仕時朱寧贖貨無厭以  
鈔二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言今四方  
盜賊甫息瘡痍未濯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  
雨雪爲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  
苟隱忍不爲陛下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寧之手

方良承此  
履足落  
好之胆字  
此不可保  
此一舉

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動搖。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推未寧寵藉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僥遺不貲。篋筒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在喪心。何乃爲此。負息之賊伏乞陛下割偏愛之私。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斂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蠶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於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未寧頗懼。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人敢言。

者獨良永。永攻之，寧恨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

方良永，字青鵬，福建莆田人。性至孝。筮仕所至，以廉介稱。初爲河南參事，以不肯謁劉瑾，勒致仕。瑾誅，復起累今官。以劾朱寧，復致仕。嘉靖更化，廷臣交薦良永，以母年踰八十，力乞終養。嗣後起爲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刑部尚書，皆以終養辭。

九月降刑部主事陳能、曹春等。時昌國公張鶴齡延齡皆慈寧皇太后弟也。以恩澤侯自先朝，憑借寵靈，頗肆驕橫。正德中，日者曹祖有子曹鼎，爲延齡奴，因以星命得幸。鼎嘗語同輩馬景等謂其父傳六甲六丁神術，能殺鬼兵，景等信之。祖益神其言，後祖父子不相能，每私

世寧仁和人

明結明  
大線索

忿置而景等亦厭祖潛於延齡逐之祖忿怒挾奏延齡  
與其子昂及景等陰謀不軌詔逮祖下刑部獄以景等  
下錦衣獄昂等下東廠獄時都督錢寧掌衛事太監張  
銳督東廠皆觀望不窮治會有旨將集多官廷鞫祖聞  
自悔恨仰藥死當時亦以祖暴死爲疑其提獄主事陳  
能巡風主事曹春司獄王子明皆得罪延齡尋餽錢寧  
張銳各五百金尋獄遂以解○冬請前江西按察副使  
胡世寧戍遼東瀋陽衛時寧王宸濠蓄志不軌誘聚天  
下亡命日夜謀爲變威協守宰賄結權貴覲以逞私在  
位者皆畏忌觀望世寧憂之上疏發其好造威望重臣

假以便安。以消隙寢邪於未形。勅王自治其國。勿干擾。有司於是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囑其黨御史潘鵬。并搜捕其家。世寧乃潛行赴京。投繫詔獄。繫再經冬。榜掠備至。幾疲死。御史徐文華等咸頌其寃。乃得減死。謫戍遼東。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丙子正德十一年正月。陞南京鴻臚卿王守仁爲會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安南國王黎嗣爲其臣陳蒿所弑。無子。國人推立其兄子黎譔管國事。改年號光

國體四世  
復爲書所  
誌

紹陳曷子陳杲占據諒山府等處稱王僭年號天應

二月青平衛車枕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昔阿革皆

稱王據香爐山爲巢穴糾合苗衆焚劫居民蔓及興隆

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運巡撫都御史曹祥

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叅議蔡潮

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

固不聽撫事聞上下璽書命文盛勦之別勅湖廣巡

撫都御史秦金總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

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叅政胡濂叅議蔡潮都指揮潘

勳指揮余大倫各監統諸將進礮木寨伏兵計擒賊

首阿韋進橋羅襪察檢賊阿義阿黎。

按貴州地既塞險阻林菁叢密易蔽匿為寇。諸苗生長山谷性鷙悍嗜殺又守巨或時科擾徭民多並象為姦利故諸苗輒相煽為亂。

三月內旨起拔閑任將官馬昂為右都督科道呂經張淮等極諫皆不報。

昂以有孕女弟欲子。上善騎射解胡樂達。甚幸之。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大璫皆呼昂為舅。又賜第太平門東。上嘗從數騎過飲既酣有所召作言。上大怒昂謝病歸女弟始疎。

四月時江彬與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遂皆有寵於上彬尤近狎用事邊卒縱橫驕悍民苦其侵暴焉。上乃於西內練兵時令彬等

橫驕悍民苦其侵暴焉。上乃於西內練兵時令彬等

率兵入習營陳技騎射、或時爲角觝之戲、上戎服臨  
之、銃砲之聲不絕於禁中、彬等日狎昵、上多留宿豹  
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搏虎爲樂、又提督錢寧掌錦衣  
衛事、彬、泰、輝等皆賜姓朱氏、江彬與張忠、盧明、秦用、蕭  
敬等、優人、臧賢、表裏弄權爲奸利、諸司章疏多沮格不  
上、然諸奸流皆出彬下、彬等時導上出宮禁游獵、近  
郊羣臣屢諫不聽、

七月少師太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國朝  
百五十年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蓋自東陽始、先是東陽  
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劉瑾欲害一清、東陽力救、



宋朝惟光  
仲澄可馬  
光臨文正  
我朝亦未  
許朝以平  
人

之一清波德馬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  
儲新貴就問之東陽以謚爲憂一清等曰國朝以來文  
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卽起於床上頓  
首曰荷諸公矣

陳建謂李西涯之在內閣貪位戀祿媚附權奸脂膏  
浮沉賄訊伴食不正莫甚焉乃首得謚爲文正敵於  
黨援之私矣如天下後世公論何然劉瑾誅戮朝臣  
屢興大獄東陽多所裨匡則陰受其庇而不知也

加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內閣楊一  
清致仕○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閣辦事

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守將芮寧禦之敗以初

成化數十  
年來西陲  
以哈密城  
印爲一奇  
寶夫哈密  
松懸西北  
數外去關  
中五千餘  
里土產  
挾之以  
求邊以  
之以  
其不解其  
何故也

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新貴亦同年  
進士。澤之賄皆出於鑑。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揀江都御  
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  
鑑。巡撫甘肅。昆爲人尤庸劣。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  
疇。輕狂寡謀。印來以禮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滿  
刺朶思遺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忠順王。還  
哈密。賈爾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  
九疇言於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  
時。曲爲權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身  
任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於天地間。昆不能達。亦

納勞之使  
方使乘乘  
之師已抵  
外虞費  
為其依身  
且增一禍  
脂何無遠  
施若此

思馬因等回以質雷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  
只丁牙木闌復來占守哈密差刺火者等來問甘肅消  
息陳九疇監禁致成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來肅  
州遣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爲和好徒監責打如箭射而  
不得透九疇以斬巴思等好細極成滿速兒領兵到沙  
州牙木闌來瓜州候斬巴思不還遂直犯肅州總兵官  
史鏞欲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是肅  
州急九疇令遊擊將軍芮寧將將存禮出兵禦之番  
兵鋒甚銳芮寧全軍敗沒蔣存禮幾不免攻破砦堡殺  
掠人民甚慘

一清英授  
士類編選  
本換羽繳  
考午銜登  
恐合神筆

冬十月兵科給事中毛憲疏言內閣楊一清不報先是  
一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嘗因災異自劾且  
言用舍違宜官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弊政日滋  
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乃謝病乞致仕給駟傳而歸值  
江以家焉

丁丑正德十二年正月 上獵南海子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靳貴少詹事顧清爲考  
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舒芬倫以訓崔  
桐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瓊  
少保尋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瓊善結權幸故遷兵部

不二年三進公孤、踰年復進太師。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  
詆其家人、受賄驚題、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稱愈、  
復出與會試、益致羣疑、於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

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  
寺、朱寧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邀上幸焉。○禮部尚

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檢務。

五月擢吏部侍郎毛澄、爲禮部尚書。

六月左都御史彭澤、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金、除名土、  
俸番之、侵肅州也、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惶懼、恐治密

紀山見水  
縣人歷縣  
別見山人

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爲內應會卒之際驅逐出城夷衆  
授配都督夫拜烟答者進貢自京回九疇疑其爲變捶  
撻獄繫成又疑通事毛兒等通土魯番者於賊退後捶  
成斬巴思等皆以爲奸細捶成虎鄒六窩亦火者撒者  
兒亦以爲奸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  
行勤沮及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勾惹邊患與夫  
拜烟答皆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  
澤大懼密謀於內閣梁儲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提  
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儲言於吏兵二  
部曰須彭濟物一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關縫

奏計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內寧之敗巡按甘肅  
御史王充暨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  
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  
之慮兵部請劾切青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奏  
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前事大  
學士毛紀山東人李昆之姻家黃臣亦山東人春出毛  
紀門下實緣徇私黃臣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無  
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與趙  
春勘問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回奏一無異詞兵部以  
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疏聞乞令法司按實擬罪毛

澤固一醉  
剛挺敢爲  
之才然烈  
於公密矣  
不能無過

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李昆票旨令兵部會多官  
議吏部侍郎王鴻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爲門諫知府  
段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舉子業  
入學應試遂中解元後出仕因堅以識澤爲刎頸交至  
是會議鴻儒托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玠承望內  
閣風旨以爲大夫出使於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  
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  
貽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多  
是兵部而無一人爲李昆庇者奏上澤罷免爲民李昆  
陳九疇等提付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署印淹滯半年不



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會多官於午門前覆審彭澤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段匹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啓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師皆無異詞時楊廷和丁憂方解職蔣冕毛紀稟旨澤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爲民黃臣趙春調外任

正德間都御史彭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於大司馬王瓊以語寧且曰爲君致彼來私察之於是匿寧屏後澤遊瓊現激怒之澤復大罵寧由是階之

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遷廷和居已上

新舉也。不  
直言顯陳  
而托辭極  
主匪有納  
約自贖其  
以轉移之  
紀於不有  
分者能  
乎求之  
方且平

嘉靖初言官駱汝楨大學士梁公儲假宸濠濶衛兵請下獄正其罪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勿論宸濠衛兵事由也人曰是公大罪案何可勿論公終不辯勃者猶不已久之始知與宸濠濠所兵非公也實石齋楊公廷和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尋御者筆跡焉故不得誣移之也君子曰廷和後夫處馬未有不悻然噉且辯廷其罪於楊公也公惟引罪連三疏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辯可謂難能也已愚謂梁文康處楊石齋二事皆廷厚號曰厚翁斯名稱情矣

詔許益秦藩封壤既而不行時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幸宦者張忠輩皆受其賂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比大學士楊廷和嘗草制私念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

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意。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

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于是

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

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

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

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左益謹

母收聚姦人。母多養士馬。母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

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

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八月。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獵。邊將江彬

後漢正并  
悟主有回  
天之力

輩導之也。彬導上出宮遊戲。上乃復服從德勝門。山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及度居庸關。幸宣府。因跽蹕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恣。始誘爲西北之行。旣幸宣府。遂營建鎮國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卽馳入。或索其婦女。於是富民厚賂彬以求免。上於立春日迎春。彬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旣載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上視之大笑。以爲樂。自是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大學士楊廷和等累疏請回鑾。以安衆心。且言居庸關外。臨邊境。北虜不時出沒。爲寇。正統

使當時無  
此二警上  
者未必然  
固乃知天  
心仁愛

末年英宗皇帝誤爲姦臣欺蔽妄言親征遂致駕陷虜  
庭往事未遠可爲明鑒不聽

九月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水雹  
軍士有疾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起大同又明  
日斃賊以衆數萬圍陽和轉掠應州上命諸邊將擊  
之虜尋引去○冬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乞悉除奸  
惡以安宗社大畧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禍  
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儉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  
專事從諛道非或游衍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  
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

又幸昌平等處游樂無節輒變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  
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  
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  
未集在虜之衆杳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  
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江彬國之  
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十二月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  
關而還○帝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爲平虜伯許恭爲安  
邊伯冒應州功也○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許達爲江西  
按察司副使○巡撫南贛汀漳僉都御史王守仁請提

督軍務許之。是時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府，募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輒與賊通，曲護賊。又江西南昌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以工詩善書，素與宸濠交，惟宸濠因以其子爲儀賓，及安福舉人劉棻正，僞談道學，矯情不仕，頗曉天文兵法，讖語宸濠，實致濬信之。王守仁初見宸濠，舉宴時，士實在坐，宸濠言上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復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於是守仁微知宸濠有逆意矣。乃上疏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

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宣行事，亦防淥也。  
兵部尚書王瓊爲地方患，覆奏准允，給與旗牌，便宣行  
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守仁隨機撫勦，以故  
淥反守仁倉卒得以督率諸兵討賊。

戊寅正德十三年正月郊祀畢，上復出關遊幸。

二月二日，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謚太行太后。  
曰孝貞純皇后。○江西積木賊謝志山等，捕筒賊藍天  
鳳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檄知府邢珣、伍文定等  
率兵分道進討平之。

四月朔，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親詣天壽山祭。



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末旬 上還京

六月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 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勅廷和等上言詔旨一出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邇者 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爲此萬

此疏老紀  
筆也可謂  
痛切論年  
果有以濟  
之學儒微  
正指此爲

所持甚正  
所習甚大  
本學問係  
祖制國統

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名。具本上請。不知  
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  
一介寒微。戮身亾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  
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  
默也。疏上不省。時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  
之。於是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  
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  
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  
乃自卑而例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上大  
怒。手劔立日。不草勅。齒此劔。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

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  
良久。上。亦。悟。察。其。誠。擲。劍。而。起。不。復。促。草。勅。既。而。禮。  
部。廷。議。建。儲。之。時。朱。寧。陰。受。寧。王。賂。謀。入。寧。世。子。司。香。  
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臣。各。陰。有。所。主。梁。儲。正。  
色。曰。皇。上。春。秋。陽。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  
伏。鎖。矣。邪。謀。豈。可。聽。狗。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  
儒。亦。助。其。言。議。遂。寢。韃。靼。擁。衆。渡。入。陝。西。固。原。清。虜。  
臨。洮。鞏。昌。秦。州。等。地。方。殺。掠。而。去。

七月丙午。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送者。  
五十二人。丁未。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

駐蹕宜府。

初江彬勸上于宜府治行宮。越歲乃成。糜費不可勝計。復葺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延遊。可故婦女。實共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乘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返。數導上速出。及既度。居庸仍戒守者。妨令京朝人來往。益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宜府爲家矣。上厭。九月戊戌。初駐蹕大同。

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林事爲獻。速爲都督府。居焉。又奪都指揮閔山指揮楊俊宅。置店二。所以爲酒肆。劫日官食。庚子。上至偏頭關。時軍餉至。將近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專仁道。有敢者。左右不放。聞。

南顧巡撫王守仁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恩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皇明法傳錄卷二十八 欽定

利歸於豪右。况南頓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小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既浚其膏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罷復廣鹽著爲定例。從之。

十一月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幸欽女戊寅。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諸州縣。

十二月戊子。駐蹕太原。

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堯廟。女嬖之。及是復召見。大得幸。

上在榆林

已卯正德十四年正月，上發太原，壬子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具輦，却弗御。

二月壬申還京師。

車駕南巡

三月有旨南巡時。

上意欲巡視秦岱，歷徐揚，抵南京。

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侯璉而發，內外咸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於是翰林及諸部司屬咸起而諍之。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入。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

疏連入太醫院士高鏊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員外馮涇兵部郎中孫奉刑部郎中顧棠等李部僚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叙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並連名疏入於是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高鏊於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馮涇孫奉顧棠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叙余廷瓚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君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

是役也整  
朝以火燒  
車駕遂不  
果出士氣  
少振而好  
謀亦少沮  
矣

福州軍亂

是爲變故明驗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於胸以火  
諫於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  
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謫福建市舶副提舉等官餘俱  
罰俸六個月

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高蓋祭  
充軍鞏震良勝潮九川俱爲民林大略周叙余廷瓚杖  
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  
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駕遂不果出○  
以王鴻儒爲南京戶部尚書○福建福州軍亂時左右  
中三衛軍人進貨葉元保等二十餘人因月餉久缺兩



賊擁入左布政伍符衙內，要將符殺。時符已陞都御史，脫走。遂將符子伍三及經歷顏玉驛丞梁繼道用繩背綁，驅逼軍前行走，擇自殺。成祭旗，遣貴等僭稱大總兵等名號，餘各分爲隊伍，鎖閉城門，斷絕來往。鄉官居民之富者，盡行打劫。逼要鎮守尚太監銀二萬兩，三司等官請致仕尚書林瀚、都御史林延玉等前去賊營撫諭，不聽。復糾集林銘等盟誓，刻期攻打延平等處。進貴等以鎮守府前窄隘，移兵開元寺屯駐，有軍人姚壽鍾通等率衆赴義，擒賊。各賊卒不相照，惶懼進貴。縶成葉元保，躲入九仙觀，藏匿。被軍人張齡等用鎗搜戮，廟屋

頂板跌下，就同姚壽綁縛，餘黨星散。

五月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戒飭寧王宸濠，先是宸濠見上巡遊東宮，又虛令典寶湯銳盜賂諸奸佞，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燒香爲名，幸事萬一成，得自取。既而寧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宜劉良上變告，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徧遺諸權奸佞，幾殺順等。於是逆謀益急，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羣盜，凌十一閩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奄畢真鎮守浙江，約起事爲應，又結廣西土官復兵。

及南贛洞蠻是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劉吉萬鏡日夜  
與宸濠謀恐起事以反各人心未服伺一日晏駕大位  
未定乘變卽起萬一事成矣乃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  
布大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  
宸濠旦夕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備托禦他寇  
爲名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建安義鄉者  
盜賊淵藪割近地開新縣饒撫二府罷兵備燧曰緩急  
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  
兵備與饒相犄角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權兼  
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荆廣信

橫峯、青山、諸寨、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燧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於外、府宸濠亦知燧意、遲回不敢發、燧見逆謀急、又結中朝諸權倖、恐變起、內外不可測、屢疏密言、宸濠必反、盡爲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卽達上、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壁謝、燧不得已乞休、又不從、積憂勞數月、髭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出沒鄱陽湖、行劫、燧與按察使許達謀、先召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燧欲捕此三賊、剪羽翼、出不意、自江外掩捕三賊、夜大雨風不克濟、三賊走至宸濠林墓中、

竟不可踪跡。燧大集舟師會城。期勦逸賊。亦以防變。宸濠恐賊獲於已。乃謀去孫燧以息事。復令南昌生徒。俱舉孝行。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轉奏乞。朝廷賜勅嘉獎。宸濠差人載金。官於臧賢處。分餽權要。命所差人曰。事在司禮監。汝與蕭敬言。事成卽與陸公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來。梁辰可。湯沐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日隆。太監張忠。附馬與錢寧有隙。常欲借彬以傾寧。至是孫燧等奏至。忠因奏於上曰。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爲不軌。爺爺不知乎。奏內稱寧王孝。譏爺不孝也。稱寧王早朝勤政。譏爺爺不朝也。

上疑之、寧王之謀、復護衛也、太監張銳亦受其賄、楊  
廷和爲乘間、旨今知寧王有反謀、且知、上入張忠  
言、銳乃與楊廷和言、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上知  
濠差人聞京師、令太監韋霽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  
見有常、無愆期者、今故違、非制、應治之、於是御史蕭淮  
上言、近奉勅旨、王人無事、不許延留京師、臣有窺、陛  
下微意矣、竊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潛  
謀不軌、官校交通、積有年矣、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  
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宜勅錦  
衣衛、凡濠黨與、逮繫至京究治、以快人心、前鎮守太監

畢真等首保濬賢行及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削布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急起用庶人知順逆禍變可弭矣。疏入。忠彬等欲內閣降勅切責鎮。不宜保舉以抑之。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又復交章。廷和恐禍及。將密計差官勸諭寧王。上護衛自贖時。兵部尚書王瓊在部未散。駙馬崔元令家人王秀趨問曰。適聞錦衣衛宜召駙馬。明早赴闕。何事也。瓊曰。不知。及散衛過廷和宅。入問曰。適聞宜召崔駙馬何事。廷和佯驚曰。果何事乎。瓊笑曰。先生欺我耶。廷和恹恹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駙馬往諭。事得息。今遣崔公亦

此意也。且革其衛幸勿泄。瓊曰：止此而已乎？曰：然。明旦瓊至左順門，崔元入內，元勅若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還護衛等語。瓊曰：此大事，空宣諭文武羣臣而後遣，况非密而可密行乎？廷和澆恨不能違，乃留崔元等不行。翼日宜文武百官諭遣官意，然後行。○加王瓊少詹兼太子太師。

卷八

六月丙子宸濠反，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死之。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爲必擒治寧王。王府偵卒在京師者，即飛報王。崔駙馬等



差時在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徐華者已到南昌見  
王值王生日宴鎮巡三司報曰崔駙馬等官兼程來矣  
不知何事王大驚昔日檢荆王時差太監蕭敬駙馬蔡  
震都御史戴瑄過南昌寧王親見之遂以此來為擒我  
也既罷宴密召劉養正夜議所處養正曰事急矣明早  
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  
吳十三凌十一等伏府中待旦即夜遣人急召士實人  
宸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左右帶甲露刃  
侍衛者數百人各官入謝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  
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燧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

曰天祚暗居汝獨不知那燧益憤應曰安得妄言取火  
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屬聲  
曰天亡二日民亡二王宸濠遂縛燧許副使奮起爭曰  
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副使曰汝  
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且縛且罵賊捶折燧左  
臂併許達殺惠民門外時烈日中忽陰墮慘淡城中男  
女無不流涕遂執鎮守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井公  
差戶部主事馬恩瓏金山和政胡濂叅政陳果劉棻蔡  
議許效廉黃宏僉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龔林鏞於欽  
偽置官屬以劉吉徐欽萬銳等爲太監李士實爲太師

劉養正爲國師王春爲尚書茂十一等爲都指揮急走  
人令畢真反杭州爲應已而主事馬思聰率議黃宏皆  
憤絕不食而死恭政王給季徵食事潘鵬師焚布政使  
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俱聽役使其所親婁伯幹則  
四出收兵○宸濠兵攻陷南康九江知府陳霖汪穎及  
兵備副使曹雷俱棄城走宸濠令賊閔廿四吳十三等  
帥黨五萬餘人奪官民船萬餘艘順流攻南康南康知  
府陳霖遁走城遂破進攻九江九江知府汪穎及兵備  
副使曹雷亦遁走九江人開城門納賊兵宸濠令守之○睿聖獻皇帝崩

秋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  
楊銳指揮崔文禦却之初宸濠在南昌未出黨倖大號  
改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  
詔士實遂與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謂武宗以苜蓿節  
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禱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  
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爲棄置  
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宣府稱爲家裡踏貨無厭荒遊  
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  
取贖錢又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又謂既奪  
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剽劫叢賊原其爲

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爲也。乃留宜春王拱。檢典寶萬銳等守南昌。爲勅劄吉提督軍務。奉攻王綸。參贊軍機分諸賊爲五哨。二百四十隊。辰濂自以妃媵世子登舟。欲直取南京。徑安慶。知府張文錦都督揮楊銳皆揮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辰濂怒。遂駐師安慶。戊戌攻城不克。庚子復攻不克。甲辰以天梯攻之。又不克。安慶守益堅。以潛鵬安慶人。令鵬遣家人持書入城。諭降。楊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殉。張文錦卽誅鵬。求賊勢遂怯。○逮太監蕭敬典。部尚書陸完。錦衣衛都指揮朱忠。下獄。水

衛獄尋釋敬言官合詞論蕭敬泰用盧明陸完錢寧蘇  
賢與宸濠交通皆逮下獄作蕭敬罰銀貳萬兩贖免仍  
掌司體監○提督南贛軍務副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  
賊乃宸濠戰於鄱陽湖擒之初王守仁欲賀寧王生日  
自南贛舟行道經豐城豐城知縣顧泌以宸濠反狀奔  
告守仁守仁倉卒避禍遂棄所乘座船以小舸欲還南  
贛觀變行至吉安時知府伍文定募兵討賊已集又遣  
人走約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  
瑄各率兵來會未至有致仕都御史王懋中迎沮守仁  
毋回南贛卽爾吉安倡率舉事守仁遂遣知府伍文定

徐璉、戴德滿、邢珣、通判談備、胡堯元、童琦、推官王驛、徐文英、新淦知縣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大會於樟樹鎮。及奏雷復命，御史謝源伍希儒紀驗軍功。宸濠攻安慶不克，土官等勸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新黃，趨京師。宸濠猶豫未決，時進賢知縣劉源清已斬賊黨數百，餘千知縣馬津亦方率兵擒賊。江西人心原非附宸濠者，守仁惟宜分兵截賊歸路，而以大眾徑趨安慶，迎賊以牽制其北上。勢必成擒，緣諸兵皆利南昌城中財物，欲攻南昌，守仁亦以攻南昌易，即可邀功克復，遂進兵南昌。南昌人競

實受死之  
所

於賊黨開門迎候諸兵佯爲攻城破之守仁入城擒空  
春王拱樞典寶萬銳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寧府官中  
眷屬皆自焚諸兵乘亂大肆屠戮焚燬搜劫民間金帛  
殆盡宸濠府庫珍玩寶物爭取無餘伍文定聞城中兵  
亂遂促哨兵先赴追濠那珣從之守仁亦統入城諸兵  
急出鄱陽湖宸濠聞南昌報卽欲歸棹乃移沅子港分  
兵二萬先趨南昌與我兵遇於黃家渡伍文定那珣等  
夾擊之賊大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奮爲炮  
火所燎乃鼓諸兵殊死戰奮斬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  
宸濠是日煮令盡且金寶鴉士成戰守仁令以小舟載



柴乘風縱火焚之。文定請軍乘風火入寧軍賊大敗。知縣王冕率兵直前，遂執宸濠而棄。妃遽投水。成宸濠世子大哥及李士實、劉養正、劉吉、王綸等皆就擒。以解守仁。初宸濠反，妻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坐檻車，哭曰：「村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悔恨何及！」○方宸濠反，息至京，諸大臣驚懼，以爲濠事十成八九。兵部尚書王瓚先爲王守仁奏請提督軍務，茲欲見功，遂大聲討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贛據南昌上流，且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時巡撫南直隸都御史李充嗣聞江西變，未得寔奏，日待勘報得實，另奏。兵部尚書王瓚卽入奏，會多官議。」

於左順門曰寧王素行不義今弑卒反不足慮急宜降  
勅令王守仁南贛提兵來湖廣巡撫秦金扼黃州李充  
嗣守安慶檄江西諸士能擒反者封拜侯爵王如釜中  
之魚安能爲乎更宜遣大將將兵三千直趨南京以奉  
天討後果如瓊所料

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時王守仁擒濠  
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擒濠之  
策而上欲假親征南遊太監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  
敗又欲因此邀功上出師駐蹕良鄉而守仁捷奏方  
至上令追回待至南京另奏中途梁儲蔣冕以宸濠

就擒江西已寧屢請迴鑾不聽

九月

上發京師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私第○王守仁

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表等謂當繼之鄱湖俟

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

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於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

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

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勝從今爲窮

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與兵定亂

不亦難乎永澹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官者

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願

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  
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濂付之。

上至南京。命張忠等。同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  
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濂餘黨。給事祝績。  
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  
平民。妄濫誅戮。以爲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  
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按朱泰卽許泰。朱暉卽  
劉暉。邊將賜姓也。

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邢  
珣爲右叅政。以擒宸濂功也。先是宸濂反。江西諸司無

官者三閱月。至是始銓補。○改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

王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自幼聰明，才幹擅名。登進士，授兵部主事。伯安到任，政以言事請驛丞貴州，建誅復起，累遷至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等處軍務。屢平劇盜，至是復倡義討平寧藩之變，勲業隆。

庚辰，正德十五年正月，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

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

深龍持正

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尾從彬，特恩跋扈，傲狠無人。

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為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為重。宇持正而鎮之，以

必請面奏  
則針封地  
勅斷難假  
借矣

詔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來謀於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璽侍講學士李廷相爲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上南巡。故未廷試。

三月楊廷和毛紀題請。廻鑾舉大禮以安人心。切惟大祀之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

在二月二日禮見即時禘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宜  
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  
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  
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  
出施行伏望亟賜頒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  
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有他虞不報

五月江西大水○秋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種枕  
泛江浙沂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雜梁儲  
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泣跪於行宮門外自未至西  
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

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閏八月。上詣孝陵。受江西俘。遂旋蹕。發龍江。壬寅。漁於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馬入書室。取冊府元龜。文獻通考。以進。又明日。飲於其第。樂作。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爲易數字。一清厚有所獻。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焉。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時柩在堂。上臨撫。嗟悼之。命所從蒼僧爲誦經薦福。庚戌。發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上至揚州。仍寓總督府。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



銀牌各二軸一旄帳絲帛若干疋其餘折價以進戊午  
發揚州庚申上至寶應復漁於范光湖鎮守等官正  
得索賈物不得以獲索繫知府蔣瑤辛卯駐蹕淮安都  
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牌花紅等

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學入取學官通鑑諸  
書以出遂宿故尚書金濂第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  
張陽第踰三日上自泛小舟漁於積水池舟覆溺馬  
左右掖之而出

十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蹕通州宸濂及逆黨宗  
室拱樑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燔屍揚灰

時群臣獻  
目賦仰  
功與承  
守仁重上  
提督入  
人名于  
內上之

十一月庚申，執吏部尚書陸完，至行社，是日復執通濠商忠杜裕、李英、羅明、秦用、趙秀、蕭敬、錦、衣、指揮薛、連、陳、嘉、御史張、鰲、山、東、布、政、使、林、王、茂、等、下、錦、衣、獄。○詔以兵部尚書王瓊爲吏部尚書。○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謫戍遼東，及宸濠反，乃釋還鄉，自便。既而廷臣交薦起之，遂有是權。

世寧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少保，諡端敏。公幼極艱貧，而天性廉約，仕垂四十年，祿服飲食，俱素士也。卒之日，家無積儲，廩無餘粟。尤愛惜人才，志存經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愛國薦賢之心，老而益篤。觀奏議十卷，可見云。

辛巳正德十六年正月。上還京加蔣冕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召南京吏部右侍郎羅欽順爲吏部左侍郎。欽順嘗上疏言久任良法而併及超遷之說。大意以爲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超於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於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欽順江西泰和人。官終南京吏部尚書。以父老致仕家居。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爲事。足跡不履城市。真有鳳凰千仞之意。所著困知記。漢明性理之學。及古今儒佛朱陸之辯。卒謚文莊。

二月 上不豫寢疾於豹房

大開長  
卷不換

三月十四日 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  
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爲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禮監  
官來以朕意達 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  
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  
上崩於豹房敬進奔告 慈壽皇太后 移殯於大內  
是日傳遺旨諭內外文武羣臣以朕疾遲留儲嗣未建  
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  
立已遵奉 祖宗兄終弟及之義告於宗廟請於 慈  
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廟君  
臨天下又傳 慈壽皇太后懿旨命羣臣曰皇帝寢疾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八 敬皇帝

三十八

皇江下

彌西已迎取與獻于長子來京嗣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處分於是司禮等監太監谷大用韋霽張錦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漚奉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太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入自太后取旨廷和等候於左順門項之吏部尚書王瓊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願不與聞耶衆不答瓊意乃阻○是日又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定邊伯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衛門及

五城巡視御史各處所屬巡邏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助奉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等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以上數事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於太后而行者皆中外素稱不便故蘆葦最先云

鄭曉曰 帝英武剛斷豁達雖屢巡遊而臣民無恐

兵革時起而賦役不煩，狎弄依幸而果于用法，不相假借。大漸之際，爲天下得人，竟開太平之治也。○觀於正德之際，而知天意之祚我。皇明於永永也。正德間，瀕危者有數事焉：逆瑾滔天，人黨亂政，無異於漢五侯十常侍；唐元和甘露之黨，而沅賊之擾，遍及於兩畿、山東、河南、川、蜀、江西之境，無異於漢黃巾、唐黃巢、元紅巾之亂也。宗藩宸濠之變，無異於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也。召邊兵入京，無異漢何進召董卓之變也。武皇之嬖幸，盈朝政在臣下，巡遊燕樂，荒棄萬幾，無異於秦隋、漢唐之季也。於乎！前代有一于此，未

此時緒之  
一勇士力  
耳不別於  
虎臨山其  
丹鳴之聲  
釋難因矣

或不亡正德朝。叢是數者而國家安如磐石。豈非天  
意恢我嘉靖之圖以鞏固。皇明于不拔昭然矣。  
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死籍其家。上時不豫彬  
方入問安。坤寧宮獸吻禮畢。張永潛使人報知。遂奔西  
安門。以取西官廳文書爲辭。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  
曰。有旨留提督彬叱曰。皇帝何在。安所得旨乎。手批門  
者守門人羣擁馬迫者至。遂縛之。先是楊廷和與張永  
相善。見彬懷大逆。遂與兵部議稱團營官軍正該皇城  
諸門守禦邊軍離家日久不可再留。卽放入城。不許停  
住。寔削彬之羽翼也。至是因其至官。潛啓太后傳旨擒



率并男以黨與不走一人彬妻楊氏其父亦蔚州衛指揮娶名媚生二女皆姝色一卽彬妻性淫妬彬畏之不敢置婢卽妻時與秦暉錢寧有枕席之歡彬亦不敢問楊生五子二女彬坐凌遲處死四子亦就戮二女與幼子没入功臣家爲奴楊入浣衣局 太后下制暴彬罪惡厚賞彬所部諸邊卒各散歸鎮籍沒彬家產暉秦俱伏誅錢寧盧明臧賢益獄中太監魏彬與彬姻親法宜捕治而廷和力庇之謾以王渠大義減親票旨仍令在司禮監管事如故

抄沒彬家產黃金七十兩每禮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兩糧每禮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十兩

湯錫四百萬餘物不可勝計與劉瑾錢寧相當也真富可敵國矣。昔同馬光以天地生財正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然自今日觀之不在官不在民皆在權貴貪黷之家也如正德末年沒江彬家產黃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每櫃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錫鍋四百箇珍物不可勝數夫以此項錢財使移之於賑民則可以得民之心移之於餉軍則可以倍軍之氣而乃藏之於權幸私家以致百姓困窮府庫空虛奚其可。

上典獻王長子憲宗純皇帝孫也憲宗生皇子十長存宗敬皇帝次典獻王次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榮王弘治甲寅典獻王受封之國湖廣安陸州正德丁卯八月十五日。上生於興邸誕聖之日宮中紅光燭天遠近驚異時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巳卯六月十五日

帝生於八月十五日  
式英歸再  
接太祖之

月王慶謚曰獻。上受勅副理國事府中肅然。至是年十有五矣。時上無子儲位久虛。南北釋騷。中外人心已有所嚮往。上臨崩遺詔。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與獻王長子厚。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凡終弟及。卽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時三月丙寅也。丁卯。司禮監太監谷大用。韋縉。張錦。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齋捧勅諭金符。趨安陸藩府迎。上戊寅。諸臣至安陸。捧進遺詔。上候迎府門外。至承運殿開讀畢。上陞座。乃進金符。上親授之。奉迎諸臣。親上天表。乃相問。

嘆曰帝王自有真也

四月壬午。上辭典獻王寢墓成拜。慟哭伏地。左右扶而起。仍周旋。願膳不忍舍。去再拜。慟哭從官莫不感泣。癸未。辭聖母。嗚咽涕泣。不忍遽離。聖母曰。吾兒此行。荷行重任。慎無輕言。上曰。謹受教。駕發安陸。安陸民人無老幼。皆攀戀。扈從承奉張佐。戴永。長史袁宗舉。指揮駱安等。凡四十餘人。上戒以沿途務安靜。無擾經過諸王府。設供饋。悉謝不受。初有司膳饌。輒康止用常節。其諸丸珍異。皆却之。行歿朴質。輒喜。有過侈者輒去。不視。諸治道倉卒不及辨。亦弗問。及渡河。父老喜躍相告。

曰昔我聖天子初生之年河清三百里者三日嘗聞黃  
河清聖人出今果然矣壬寅車駕至良鄉癸卯至京城  
外駐蹕行殿初禮部具儀請如皇太子卽位禮上覽  
之謂長史袁宗皋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所  
具云何至是大學士楊廷和等請上如禮部所具儀  
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魏國公徐鵬舉率文武官民等  
三上箋勸進上從行殿受箋日中由大明門入造武  
定侯郭勛告天地建昌侯張延齡告宗廟社稷上親  
告太行皇帝几筵謁見慈壽皇太后武廟皇后憲廟  
皇妃畢出御奉天殿卽皇帝位遊頒詔以明年爲嘉靖

元年大赦天下時久旱俄而大雨沾漑及是忽霽萬象  
咸新百官稱慶識者知其爲中興之兆云

五月初八日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  
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葬康陵○少師  
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

儲立朝四十餘年多自蔽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失  
施德於人不責報有疵其德反操戈者亦不較謗言  
至居之怡然迨臨大節則屹不可奪威武大將軍勅  
書或下草上奏潘請地片言尼之復漢然無跡度量  
舍宏真妻帥德王旦之  
倫大臣中未易屈指也。

論扈從功以袁宗皋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其  
餘陞秩有差○殿試庚辰年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

禮事宜從簡。上御西角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疏，本正始疏，一養聖德，二正聖學，三勤聖政。上嘉納之。

六月，江彬伏誅。○議大禮，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上宜以孝宗爲考，而稱興獻王爲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願稱益王爲叔。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漢議最爲得體。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不報。○張璠疏言時議。

欲考孝宗而叔與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  
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  
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稱與獻以皇叔，鬼  
神旣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爲皇上臣乎。請  
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  
則不可。今惟別立與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  
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帝喜。  
曰：此議出告父子，獲全矣。因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  
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  
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救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



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爲典獻皇帝，母爲典獻皇后，叔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生者爲伯叔，不啻降其服，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勅。○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遊，跪門責打致成者，追贈諭祭，廢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陸用○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凡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二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盡行革退。積年宿黨一旦頓清。○上登極三日，卽諭閣臣曰：朕入繼大統，雖未敢頌私恩，然母妃遠在滄府，朕心實切。慈慕可述。

遣官奉迎。于是遣太監秦文等捧箋詣安陸。蓋上自  
在途時思離聖母輒涕泣。故有命及聖母至遂命議入  
門禮儀。初議由東安門再議由大明左門。上不從。命  
由大明中門入。謁廟朝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  
非婦人所宜入。張璫以決不可由旁門。入古者婦三月  
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九獻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  
入。及聖母至通州。上命備法駕儀奉迎。禮部奏。用王  
妃鳳轎儀仗。不從。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聖母聞朝議  
以。上爲慈聖皇太后。子曰。安得以我子爲人子。從駕  
諸臣迎見聖母。曰。爾輩已極寵榮。何與獻王尊號。猶未

定也。因畱通州不肯入。上涕泣啓慈聖皇太后。願避位躬奉聖母歸藩。羣臣惶怖。大學士楊廷和等以興獻王稱興獻帝。母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皇太后於是聖母至。由大明門中門入。上候迎於午門。入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下劄諭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興獻太皇帝。聖母稱興獻太皇后。廷和言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養並稱。是悖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咸不塞責。帝曰。朕奉昊天至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加皇字。母爲托辭。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帝

曰慈壽皇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興。共加獻。帝后  
皇字。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旨。延和等乃乞罷歸。不  
報。○除張璠南京刑部主事。先是。帝下大禮。或問於  
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於吏部尚書喬宇曰。後生此  
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延和銜璠。授意吏  
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璠語璠曰。慎之。必大禮終當  
行也。延和泣告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  
旣難我也。璠執鞅而去。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八終